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集解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高遴

毛詩集解卷十九

宋　段昌武　撰

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家父音甫刺幽王也

東莱曰按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杜氏謂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義然則此詩在古止名節也　鄭曰家父字周大夫孔曰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上距

幽王之卒七十五歲古人字或累世同之桓公五年仍叔之子來聘仍氏或亦世字如趙氏世稱孟知氏世稱伯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許百反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徒藍反不敢戲談國既卒子律反斬何用不監古銜反

毛曰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為大師李曰洪範曰師尹惟日此師尹不可指其人如此詩曰尹氏大師是尹氏為大師明矣春秋書曰尹氏卒譏世卿也其後又書尹氏立王子朝則尹氏之為世卿其來甚久具俱瞻視惔燔也李曰雲漢曰如惔如焚惔焚之類也王

曰如惔者內熱之謂也　朱曰卒終也　蘇曰斬絕也　鄭曰監察也　陳曰南山國之望大師民之瞻民之瞻大師也見其所為如此憂之如火之燔灼第畏其威不敢言爾國既至此終滅絕矣汝何不察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於宜反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才何反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七感反莫懲嗟

蘇曰山之實草木是也　毛曰猗長也李曰猗如綠竹猗猗是也　孔曰薦與荐文異義同薦重也　瘥病弘大憯曾也　蘇曰山之

生物其氣平均如一凡生於其上者無不猗猗其長也　鄭曰責三公之不均平不如山之為也謂何猶云何也王曰不平謂何者發問之辭也　王曰薦瘥者乖氣之所生曰方薦瘥則以言其薦瘥之未艾　李曰喪亂弘多言喪亂之大而多也民言無嘉蓋為民無善言但怨讟耳　蘓曰尹氏秉國之均而不平其心則人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絶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亂人怨而謗讟其上然尹氏曽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也

李曰憯莫懲嗟以見尹氏為惡常自若

尹氏大音泰師維周之氐丁禮反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婢比反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毛曰氐本也均平也　劉曰維持也　鄭曰毗輔也　朱曰弔愍也　毛曰空窮也　鄭曰師衆也　孔曰尹氏為大師之官是周根本之臣　王曰京師以大族為氏朝廷以尊官為氏氐者安危存亡所出也尹氏大族也大師尊官也故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　秉國之平居權衡之任　朱曰言尹氏大師維周之氐而秉

國之均則宜有以維持四方毗輔天子而使民不迷乃其職也　李曰尹氏不能如此則其亂必矣故呼天而告之曰昊天不弔歐陽曰昊天不弔哀此下民不宜如是之空我師　東萊曰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類蓋曰人之類將滅矣甚言之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弗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素火反姻亞則無膴音武仕

張曰仕猶事也　蘇曰罔欺也　朱曰君子指王也

毛曰夷平也　王曰已廢退也孟子所謂士師不能治事則已之與此已同義　毛曰殆危也瑣瑣小貌兩壻相謂曰亞孔曰劉熙釋名云兩壻相謂曰亞者言每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膴厚也　朱曰言尹氏委政於小人而以未嘗問未嘗事者罔幽王而欺之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不可以罔君子也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　鄭曰瑣瑣婚姻之小人

無厚任用之置之大位也　東萊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謂尹氏所與圖事者也瑣瑣姻亞則無膴仕謂尹以親暱而置之髙位者也

昊天不傭勑龍反降此鞠九六反訩音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音戒俾民心闋苦穴反君子如夷惡怒是違音麗

毛曰傭均也　朱曰鞠窮也訩亂也　鄭曰惠順也戾乖也屆至也　毛曰闋息也　鄭曰夷平易也

蘇曰違遠也　朱曰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

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蓋無所歸咎而歸之於天也雖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夫人而已君子用其至則民之亂心息矣君子平其心則民之惡怒遠矣又曰夫為政不平以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為天實為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於天也抑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焉後皆放此

東萊曰鞠訩大戾匪降自天皆尹氏為之也民懼其害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也在民視之則難在幽王為之則易進賢而退姦蓋為國之至理而二者之情狀惟平其心者則見之也幽王

如憰然用其至則尹氏必不居位而民之怨息矣幽王如坦然平其心則尹氏自不能逃其罪而民之怨遠矣夫何難哉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音呈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鄭曰式用也言月月益甚也　毛曰病酒曰酲成平也董曰國之有成其紀綱法令之所存此人主之所操也　鄭曰卒終也　陳曰不憖弔昊天亂何時定方且與歲月俱生而使民不

寧　鄭曰我今憂之如病酒之酲矣　王曰秉國成者王之事也　歐陽曰責幽王不自為政而使此尹氏在位致百姓於憂勞也孔曰王肅云言政不由王出也　東萊曰前章既言去尹氏之易此章復言王終不能去反使之長惡不已或者其天意乎故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言亂之甚憂之極也秉國成者其誰乎何為不自為政卒使尹氏之勞我百姓也盖深尤幽王之任尹氏也誰云者不敢斥

王之辭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子六反靡所騁敕領反

毛曰項大也　鄭曰蹙蹙縮小之貌騁馳騁也　歐陽曰我駕此大領之四牡四顧天下王室昏亂諸侯交爭而四方皆無可往之所　東萊曰此章言幽王既不悟賢者有去而已於是駕彼四牡而將行四牡項領則馬之肥壯固可惟意所適也然我瞻四方則蹙蹙靡所騁蓋本根病則枝葉皆瘁是以無可往之

地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_{音亦}如相醻_{市由反}矣

朱曰茂盛也　鄭曰相視也視女矛矣言欲戰鬭相殺傷也　毛曰矛長二丈　醻如賓主飲酒相醻酢　朱曰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矛戟如欲戰鬭及既夷平悅懌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相醻酢不以為怪也　孔曰言相惡既深和解又疾皆是無常小人　董曰此小人之常態也　蘇曰小人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不忍立于其側也　東萊曰此

章言大臣私相疾惡則如矛盾及其好時則依舊相醻或好或惡皆是私情更不以國家為意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芳服反怨其正

朱曰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則我王亦不得寧矣　蘇曰然尹氏猶不自懲艾乃反怨人之正己者言其為惡無有已也鄭曰汝不懲止汝之邪心而反怨憎其正也　東萊曰此章篇將終矣故復歎曰昊天其使尹氏不平乎我王其不得安寧乎今尹氏不懲創其

惡覆怨正人之攻己者方且報復而未已吾是以憂
吾君之不得寧也此憂豈爲身哉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五戈反爾心以畜許六反萬邦
鄭曰究窮也訛化也畜養也　孔曰詩人之情不一
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
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孟子亦
此類也　陳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誦
乃復表其詩出於己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
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　原闕
義與國俱存亡故也

尹氏之所以專恣而不平者其失在幽王幽王之所以致爭訟之不息者其本在心術之不正耳於是誦言刺王以究窮其惡庶幾用化其心而反於正道也夫能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使遠近莫敢不一於正斯能均一以畜養萬邦而無偏陂不平之患矣豈復有空我師者耶朱曰家父作為誦以窮究王政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以養萬邦也范曰攻其惡者正其心而已此所以為幽王變雅之首李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

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 東萊曰此章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音政月大夫刺幽王也

朱曰此詩刺幽王昏亂不能懲察訛言以謹天變而小人得志君子困迫將致滅亡也

正月繁扶袁反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音鼠憂以痒音羊

毛曰正月夏之四月 孔曰昭十七年六月日食太史謂之正月周六月是夏四月謂之正月者以乾用事正純陽之月 李曰夏之四月非建寅之正月也此所謂正月與左傳所謂正月同

繁多也 鄭曰訛偽孔甚將大也 毛曰京京憂不去也 王曰京京大也 呂曰癙憂幽憂也與下鼠思泣血文雖小異義亦同也 毛曰痒病也 范曰正月長養之月也繁霜肅殺之氣也 孔曰覩天災為之憂傷 曹曰

履霜堅氷至霜者陰之凝也正月建巳之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也純陽用事不宜有霜陽微而爲陰所勝則霜爲之降　孔曰正陽之月而有繁多之霜是由王急酷之異以致傷萬物故憂傷　歐陽曰降霜非時天災可憂而民之訛言以害於國又甚於繁霜之害物也東萊曰凡譸張爲幻以罔上惑衆者皆謂之訛言　董曰霜降非時災降于上也訛言非常禍起于下也上下相應如此則國亡無日矣李曰幽王君臣莫以爲憂者蓋亂亡之世常安其危而利其菑夏商之季至于漢唐之末天災譎見非不明甚民言誹謗非不深切而君臣未有覺悟蓋不如是則國不亡也　歐陽曰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大夫言已獨爲王

憂耳以見幽王之朝多小人而君臣不知憂懼也

劉曰哀哉我之夙夜憂國顧無助我者鼠病而憂在于穴内人所不知也我有癙憂至于痒病人所不知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音庾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餘久反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毛曰瘉病也　鄭曰自從也　王曰莠惡也蓋穀謂之善則莠惡可知也蘇曰莠不實也　毛曰愈愈憂懼也王曰愈愈

憂甚之謂也　王曰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已適丁是時也　鄭曰此何不出我之前居我之後窮苦之情茍欲免身訛言之人善言從女口出惡言亦從女口出女口一耳善也惡也同出其中謂其可賤憂心愈愈我心憂如是與訛言者殊塗故見侵侮也　蘇曰小人傾詐反覆無愧使我憂心愈愈日以益甚而反以侮我曰何至是

憂心惸惸（其營反）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必政反）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毛曰憚憚憂意也王曰憚憚獨也陳曰祿福也無祿猶言不幸也　鄭曰辜罪也　朱曰并俱也古者以罪人為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為臣僕故箕子曰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言不幸遭國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隨以淪陷而并為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如烏飛不知其將止于誰之屋也王曰民有欲無主乃亂天生聰明時乂王不能乂民無所得祿則釋王而從祿于他烏之為物惟能食已則止其屋民之從祿將如此矣哀者哀其如此瞻者瞻其將然也　曹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今民無辜而陷於刑辟又并其臣僕而戮之欲救則不能

欲言則不可義不得行豈非不幸歟民心無常惟惠之懷今幽王惟有淫刑濫罰而無恵養之意斯人何所從禄乎人無所得禄父母妻子尚不能相顧而况於君乎有食而無網羅者烏之所止有恵而無刑戮者民之所歸此所謂為湯武敺民者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之丞反民今方殆視天夢夢莫紅反既克有定靡人弗勝音升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毛曰中林林中也　鄭曰侯維也林中大木之處而維有薪蒸耳　爾雅曰夢夢亂也　朱曰皇大也上帝天之神也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

蘇曰中林之木莫不摧毀而維薪蒸在焉其殘之也甚矣幽王播其虐於天下大家世族散為皂隸亦猶是也王曰君之剥削於民而至於盡猶人之侵伐林木以致薪蒸者也民方在危殆之中視天之夢夢若無能為者不知此天理之未定故也歐陽曰民今方危殆而仰瞻天則夢夢然而無所告方其未定何所不至及其既定人未有不為天所勝者申包胥曰人衆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不然天豈有所憎而禍之耶適當其未定故爾曹曰中林宜有喬木朝廷宜有世臣今中林惟有薪蒸之小材而已喻王

絶功臣之世棄賢者之類而惟聚羣小於朝廷之上也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小人聚於朝廷民欲不殆得乎

謂山盖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音信

毛曰故老元老訊問也具曰予聖君臣俱自謂聖也

歐陽曰凡禽鳥之雌雄多以其首尾毛色不同而別之烏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別故引以為言

李曰謂山為卑則有為山脊者有為大阿者而

皆以為卑民之訛言變白為黑如此乃不懲艾之何也　孔曰王既任小人不止訛言而愛好鄙碎共信徵祥召彼元老宿舊有德者但問之占夢之事言其侮慢長老也　朱曰方且召彼故老而問之以不急之事　前漢藝文志曰惑者不稽諸躬而忌妖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呂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皆不信仁賢之實也　王曰亂甚矣不知與故老圖此乃召而訊之占夢則其迷亦甚矣惟其迷甚故君臣皆自謂聖而上下同德如烏雌雄無以相

別也孔叢子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曹曰周禮占夢之官中士耳若朝廷故老更歷世事人君之所當尊欽乞言可也今不訊之以天災而乃訊之以占夢緩急倒置矣故老亦知王之不可以正言之也皆奚言避害其言其聖而已誰能須知烏之雌雄哉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其欲反謂地蓋厚不敢不蹐井亦反維號音豪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暉鬼反蜴星歷反

毛曰局曲也孔曰曲者曲身也蹐累足也說文曰蹐少步也脊理也

董曰崔靈恩集註以虺為蝮　毛曰蜴螈也孔曰釋魚云蠑螈蜥蜴蝘蜓守宮也　李曰蠑螈一名蜥蜴蜥蜴名蝘蜓蝘蜓名守宮　董曰陸璣以虺蜴為蠑螈鄭康成以虺蜴為蜥蜴攷詩書無以虺為蜴者　朱曰遭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蹐家語曰孔子讀詩于正月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者既不遇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言上下罪畏而無所自容也　王曰人號呼而出斯局蹐之言者

非誕也乃有倫序有眷理　朱曰哀今之人胡為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此乎王曰當是時也人之害人者則為虺畏人者則為蜴

瞻彼阪音反田有菀音鬱其特天之扤五忽反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鄭曰阪田崎嶇墝若交反埆戶角反之處而有菀然茂特之苗　毛曰扤動也仇仇猶謷謷五報反也孔曰釋訓云仇仇敖敖傲也郭璞曰皆傲慢賢者　朱曰力猶用力也　李曰視彼阪田崎嶇之處有菀然特盛之苗亦猶昏亂之朝有挺然

特立之賢者特立之苗特生於阪田之中而天為風雨以扤動之惟恐其不勝鄭曰謂其迅疾也亦猶賢者之特立而小人成羣思有以中傷之惟恐其不及也歐陽曰云天之扤我者君子居危推其命于天也蘇曰方其求我以為法也如恐失我爾　孔曰其得我則空執留我其禮待我謷謷然　蘇曰曾不力用我也書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朱曰求之甚艱而棄之甚易言其無常耳　鄭曰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　歐陽曰此章大夫自傷獨立於昏亂之

朝也大夫既傷獨立而知其無如之何故於下章遂

及亡國之憂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力詔反之方

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補毛反姒音似威呼悅反之

孔曰結纒結也 歐陽曰正政古用字多通 毛曰

厲惡也 鄭曰火田為燎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熛怒

也 毛曰宗周鎬京也褒國也姒姓也威滅也釋文曰威

齊人語也 鄭曰心憂如有結之者 歐陽曰我心之憂如

結而國之政何其惡也王曰厲危也正危則以邪勝故也李曰火之燎于原寧有能滅之乎今也赫赫然之宗周而乃為褒姒所滅誠可駭也朱曰赫赫之宗周而一褒姒足以滅之蓋傷之也毛曰幽王惑褒女以為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孔曰宗周未滅詩人以褒姒淫妬知其必滅宗周也歐陽曰此詩上七章皆述王信訛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姒者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曹曰邪正之本皆始于梱內文王之造周也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二南之化周之所以興也幽王反其道周之所以滅也夫火田為燎

火之起滅有盛衰之勢方其勢之熇揚也誰能滅之周文武成康奕世積累之烈赫然方盛而襃姒獨以一婦人而滅之者成之難而敗之易幽王之嬖襃姒至于亂適庶進憸人用炮烙失信於諸侯以召犬戎之禍是以周雖未滅而滅之形成矣

終其永懷又窘求隕反陰雨其車旣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才再反下同將七羊反伯助予

毛曰窘困也　孔曰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　鄭曰輸隳許規反也　毛曰將請也伯長也　蘇曰幽王日爲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

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　朱曰陰雨則泥濘而車易以陷也　毛曰大車重載又棄其輔　鄭曰乃棄爾輔謂遠賢也棄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言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蘇曰幽王不虞難之將至而棄賢臣焉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于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予則無及矣　東萊曰前章既言周之必亡矣此章懷不能已復誨幽王曰此何等時也乃棄賢者不以自助乎無至於傾覆而悔之也

無棄爾輔員[音云]于爾輻[方六反]屢[力住反]顧爾僕不輸爾載

終踰絶險曾是不意

毛曰員益也　朱曰輔所以益輻也　孔曰當無棄爾之車輔益於爾之輪輻　鄭曰屢數[音朔]也僕將車者也　歐陽曰戒其無棄爾輔而益其輻又顧其僕使不覆所載者謂駕車者當如此猶恐覆敗而令乃履絶險而不以為意則宜其覆矣　蘇曰告之而不信故又曰終踰絶險曾是不意　李曰不棄爾輔員于爾輻可謂慎矣猶以為未也而又屢顧爾僕然後不至於多難今幽

王乃終然踰於絶險之地而不以為意其忽於禍難可知矣　范曰治天下者任重道遠故以將車喻

魚在于沼之紹反亦匪克樂音洛潛雖伏矣亦孔之炤音灼憂心慘慘七感反念國之為虐

毛曰沼池也　鄭曰炤者易見也　毛曰慘慘猶慼慼也　王曰魚在于沼其為生已蹙矣是以匪克樂也　蘇曰君子立於衰亂之朝譬如魚之在沼非其所樂　王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以譬君子雖潛伏

無所容也慼而困之如此故君子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也慘慘則幽愁之至也孔曰賢者在朝廷非能有樂退而隱居雖遁於山林之中又姓名聞徹不可以避莫知所處劉曰魚雖然潛伏深淵亦為網罟者所獲士雖隱晦于山林亦為羅織者所罹言危亂之世有道君子在朝不可也在野不可也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竇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文中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威曰朝廷有台子議矣文中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威曰

終踰絶險曽是不意文中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既而曰不可為矣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戸交反洽比毗志反其隣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毛曰洽合也　孔曰比親比也　毛曰云旋也慇殷然痛也　李曰小人有旨酒嘉殽和洽其鄰里與其親戚周旋而我獨憂之昔人有言曰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決棟焚而母子怡然不知禍之

將及也今國勢如此而小人徒乃羣居飲酒以相樂殆燕雀之類也王曰君子困戚而小人得志有酒食以洽比其鄰里怡懌其昏姻而昏姻甚稱說其爲善則君子失志窮獨其憂甚矣慇慇則疾痛之志也　歐陽曰大夫既自傷將及禍而又哀彼衆人不知危亡可憂而猶有以酒殽與其隣里親戚爲樂者而我獨憂也

仳仳音此彼有屋蔌蔌音速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於遥反是椓陟角反哿哥我反矣富人哀此惸獨

毛曰仳仳小也蔌蔌陋也　鄭曰穀祿也　朱曰椓害也　毛曰哿可獨單也　孔曰仳仳然之小人彼

已有室屋之富矣其蔌蔌然窶陋者方有爵禄之貴矣　王曰佌佌者有家而蔌蔌者方且有禄未艾也而民反無禄　蘇曰民方無福故天之大孽並出而椓喪之王曰佌佌蔌蔌者椓害之也　富人猶可勝也惸獨甚矣李曰哀亂之世要其極也貧富俱受其禍言其一時之虐政富者之財猶可以勝其求貧者愈不堪也　東萊曰勞役之甚者又就其間自較其輕重故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困苦之甚者又就其間自較其淺深故曰哿矣富人哀此惸獨使民至是蓋甚可憐矣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曹曰鄭氏以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毛公作傳時移其篇第在此而歐陽修蘇轍陳鵬飛皆以其說為非證據明甚當從本序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毛曰交日月之交會 孔曰日月交會謂朔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

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日行一度月行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交會而日月同道則食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則不食矣又歷家為交食之法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為限然月先在裏則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此得之矣 鄭曰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月交會而食 李曰唐志云十月之交以歷推之在幽王之六年 什方張曰詩有夏正無周正獨此詩為周正乎漢歷幽王無八月朔食而唐歷則有之議者疑其傅會而為此也 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為純陰故謂之陽月純陰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 孔曰古之歷書亡矣今

世有周歷魯歷者蓋漢初為之其交無遲疾盈縮考日食之法而其年月往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歷考此辛卯日食者　毛曰醜惡也　蘇曰交當朔則日食然亦有交而不食者交而食陽微而陰乘之也交而不食陽盛而陰不能掩也　朱曰此則係乎人事之感蓋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所感如是則陰盛陽微而日為之食矣是以聖人於春秋每食必書而詩人亦以為醜也

孔曰天之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為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鼔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也　王曰月有盈虧虧則微矣彼月而微則固其所此日而微則非其常　鄭曰災害將起故下民亦甚可哀蘇曰天變既見君子知國之將亡國亡則民首被其患是以哀之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鄭曰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李曰望而正於黄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斯蝕之矣朔而正於黄道是謂

臣壅君明則陰為之食矣凡日月之食者皆不用其常道不用其良不用善人也臧善也　孔曰猶言一何不善　王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其良故也月食非其常也然比日食則以陽侵陰猶為常也比日而食則為變大矣李曰春秋日食三十有六月食則未嘗書豈月未嘗食也亦以為常故爾　曹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行道也各由其道則雖交會而不相薄食令不用其道至於日食天所以譴告人君也災咎之應各以類至日月不用其行故薄食人君不用善人故無政良善也善人天地之紀也舜舍己而從之禹聞言而拜之樂正子好善猶足優於天下今幽王棄善人而不用則所用皆姦凶禍賊之徒逞私意而

壞綱紀養主欲而害良民則四國無政矣無政所以為亂國亡隨之非常之變豈徒告哉　左傳昭七年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

爗爗于輒反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甫味反騰山冢崒徂恤反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七感反莫懲

毛曰爗爗震電貌震雷也　朱曰寧安也令善也前漢李尋傳注雷電失序不安不善　毛曰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　鄭曰

崒崔嵬爾雅注崒謂山峯頭巉巖者憯曾也　孔曰幽王之時不但日食又爗爗然有震雷之電其聲過常百川之水皆溢出而相乘山之冢頂高峯之上崒然崔嵬者皆崩落高大之岸陷為深谷深下之谷進出為陵毛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言易位也　陳曰因山頂之高者崩故陵谷由之以改易所陳皆當時實事　朱曰災異之衆如是是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　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

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前漢劉向上疏曰天變見於上地變動于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王曰哀而怪之也　曹曰天之于幽王未嘗不欲扶持而安全之也繁霜於正月以示正陽之氣微日食於十月之朔以示純陰之氣勝所謂先出災異以譴告之者也幽王不知畏天改過於是復示之以雷電山川陵谷之變所謂又出怪異以警懼之者也卒不能懲創亦末如之何矣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側留反子內史蹶俱衛反維趣七走反馬楀音矩維師氏豔餘贍反妻煽音扇方

處

鄭曰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楀皆氏孔曰父及伯仲是字之義番聚蹶楀單言又聚子以子配之若曾子閔子然故知皆氏朱曰卿士六卿之外更爲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鄭曰司徒之職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孔曰王肅以此宰爲小宰鄭司農宰夫注云詩曰家伯維宰冢宰也小宰宰夫經傳之中未有單稱宰以此知家伯是冢宰也此大宰以官高爲先而有不次者便文以取韻也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殺生

予奪之法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孔曰序官趣馬下士一人此言中士者師氏亦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 毛曰誤也

豔妻褒姒美色曰豔前漢谷永云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豔妻驕扇日以不臧注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曰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豔妻扇方處言幽王無道内寵熾盛 班倢伃賦云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閻之為郵

煽熾也 王曰求變異所生以用七子七子所以見寵用事則以豔妻煽方處故也豔妻言其配王以色而已非以德也煽言其勢盛若火之煽然方處言方處勢未變徙也鄭曰王淫於色七子皆用嬖寵方熾之時

並處位言女謁行之甚也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是以疾焉 李曰羣小人用事又有豔妻交結於内則其勢蟠結不可解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墻屋田卒汙萊音來曰予不戕在良反禮則然矣

朱曰抑發語辭 毛曰時是也 朱曰作動也即就也卒盡也 毛曰下則汙高則萊孔曰汙者池停水之名禮記曰汙其宮而豬焉是也萊者草穢之名楚辭云田萊多荒是也 鄭曰戕殘也 范曰前章備舉其朝之小人而皇父實尸之其餘則以類聚

而已　王曰言皇父所為自以為是鄭曰言其不自知惡也故

作我以徙而不即我謀乃徹我墻屋使我田不獲治

卑者卒汙高者卒萊劉曰何為於我民居有大興作而不先即我民以謀之　朱曰或曰廢其田宅以為池為囿也乃曰予不戕女下供上役禮則然矣

然則皇父豈肯自以所為為不時乎鄭曰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式亮反下同擇三有事亶侯多藏才浪反

不慭魚觐反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毛曰向邑也孔曰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内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内也三有事國之三卿亶信也侯維也爾雅曰憖强也且也鄭曰憖者心不欲自强之辭也朱曰徂往也王曰皇父甚愚而自謂甚聖故詩人因其自聖而譏之曰孔聖也鄭曰皇父專權足己自比聖人作都于向徙民而作其邑也孔曰皇父封於畿内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增一卿以比列國也鄭曰禮畿内諸侯二卿毛曰皇父擇其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鄭曰三卿皆取聚斂之臣王曰擇三有事亶侯多藏則

其用人惟貨其吉也鄭曰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皆去　王曰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者不自强留一老人以留衛王則又不忠敬之甚也孔曰皇父矜形勢盡將王官列職往向至向亦當反但去時盡將之耳　陳曰擇多藏之人以為三公懼故老在位盡出之不遺一人以保我王漢靈帝時西園有三公之錢在幽王時此錢歸之向矣　鄭曰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向　董曰以實其邑也朱曰以卿士出封而其國之故老與其富民無不從者其貪恣可知

黽民允反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五刀反下

民之孽（魚列反）匪降自天噂（子損反）沓（徒合反）背（蒲妹反）憎職競由人

鄭曰囂囂衆多貌　孔曰孽災害也　蘇曰噂聚也沓重復也（毛曰噂猶噂噂沓猶沓沓）　毛曰職主也　朱曰競力也

鄭曰詩人賢者見時如是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自謂勞（朱曰黽勉從皇父之役未嘗敢以為勞也）　蘇曰無罪猶且見讒而況敢告勞乎（朱曰且無罪而見讒皆皇父詩人之怨辭也）　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為也噂噂沓沓多言以相說而背相憎專力

為此者人也而豈天哉陳曰噂聚談也沓猥并也小人相見之狀如此背則憎疾也用如此小人在位所以興孽未可歸于天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莫背反四方有羨余箭反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毛曰悠悠憂也痗病也羨餘也　王曰徹通也幽王之時天下病矣而我所居里則又甚病也又曰此所謂譏小已之得失而其流及上者也　孔曰四方之民盡有饒餘我獨居此憂民莫不得優游自逸我獨不敢休息王曰凡民之不如也　李曰幽

王之時豈四方之民盡皆饒羡優游大夫方言已之勤勞故為此辭學詩者當以意逆之 王曰不通則以言其窮也其窮命也勉之而已故不敢傚我友自逸也范曰時有潔身而去者己獨不去故曰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毛曰親屬之臣心不能已陳曰不然則不應不去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音政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

歐陽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

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曰雨自上下者也言衆多如雨而非政也今考詩七章都無此義與序絶異當缺其所疑劉諫議曰當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　董曰韓詩作雨無政正大夫刺幽王也章句曰無衆也書曰庶草繁蕪說文曰蕪豐也則雨多衆者其爲政令不得一也故爲正大夫之刺　曹曰序文於篇意無所當蘇轍說近之轍曰雨之至也不擇善惡而雨焉幽王時民之受禍者如受雨之無不被夫雨豈有所謂正雨哉

浩浩古老反昊胡老反天不駿音峻其德降喪饑饉其靳反斬伐

四國旻反密巾 天疾威弗慮弗圖舍音赦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音倫胥息魚反以鋪普烏反

王曰浩浩廣大通流之意 毛曰駿長也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 孔曰旻天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又曰定本作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釋文曰旻本有作昊天者非也 鄭曰慮圖皆謀也 蘇曰舍置也淪陷也 鄭曰鋪徧也 蘇曰幽王之亂民之無罪而被禍災者無所歸咎矣天實為之天之生物浩然其若無窮者奈何不長其德既生

之而又降喪亂饑饉以斬伐之哉豈天怒之迅烈曾弗之慮而弗之圖乎彼有罪者則既伏其辜矣置而勿疑可也若此無罪而使之相與陷溺無不徧焉何也前漢序傳云嗚呼史遷薰胥以刑師古注曰詩小雅雨無正之篇曰若此無罪淪胥以鋪韓詩淪字作薰薰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耳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夷世反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芳服反出為惡

毛曰戾定也　鄭曰正長也王曰周官八職一曰正六官之長是也　毛曰勩勞也　孔曰三事大夫王肅以三事為三公大夫謂其屬李曰徐安道以謂周官曰三事暨大夫擧三公及大夫也　朱曰臧善也

毛曰覆反也　范曰周宗者周為天下之所宗也

王曰方是時周未滅而曰既滅者其滅之形成故也

朱曰周宗姬姓之宗也既滅言將有易姓之禍其兆既見矣　范曰靡所止戾未知天之所命民之所定也正大夫離居去位也其下大夫勞於從事故曰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無

在公之節也邦君諸侯莫肯朝夕無尊王之禮也幽王屏棄故老侮慢諸侯其大臣不使其諸侯不王故大夫憂之庶王之警懼而用善反出於為惡莫之懲焉孔曰君臣解體國將滅亡我庶幾曰王今國危如此當改用善而王反出為惡　董曰至此則宜反善矣庶幾其日望之而覆出為惡　曹曰陳鵬飛以為此驪山之禍已成幽平之間所作竊以為不然驪山之禍鄭威公友死之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晉文侯衛武公迎太子宜臼而立之秦襄以兵送焉則與大夫莫肯夙夜諸侯莫肯朝夕之說不合此蓋幽王之末皇父之徒在朝衆職俱廢王又失信於諸侯朝覲曠闕命令不行是以若此且篇中有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若以為驪山之禍已成則此之天子當

是平王安得復為刺幽王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毛曰辟法也　朱曰臻至也　鄭曰凡百君子謂衆在位者　蘇曰幽王日益不悛君子呼天而告之曰奈何哉法度之言王終莫肯信者　鄭曰如何昊天痛而訴之也為陳法度之言不信之也　曰辟言不信法語不從也　范如人恣行而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既已憂之則又告其羣臣使皆敬其身

王曰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為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朱曰凡百君子不可以王惡而自恣也亦各敬爾身而已不敬爾身不相畏也不相畏不畏天也　左傳季文子曰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　曹曰我所告于王者皆先王之法言今幽王法語之不從則其所為必倒行而逆施如北首適越南嚮之燕倀倀乎何所至哉故曰如彼行邁則靡所臻王之取舍如是當時必有希世茍合行險儌倖者矣故君子於此當敬其身敬所以直內也敬其身則不欺于暗室詎肯逢君之惡偷合茍容哉茍為不然是自欺也自欺者俯必怍於人仰必愧於天故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所以戒之也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在登反我暬思列反御憯憯子感反日

瘁（徂醉反）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毛曰戎兵也遂安也（蘇曰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鄭曰曽但也

毛曰𧾷執御侍御也（國語曰居寢有𧾷執御之箴說文曰𧾷執狎習相慢）東萊曰𧾷執

御如楊雄為郎於哀平之世是也瘁病也鄭曰訊告也孔曰兵

冠已成而不能禦而退之饑困已成而不能恤而安

之鄭曰曽但侍御左右小臣憯憯憂之大臣無念

之者（王曰患難如此則凡百君子宜任其憂責然慘慘然日瘁則我𧾷執御而已蓋王所親厚聽用𧾷執）

御而已則患難之憂非其𧾷執御誰肯任之朱曰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

者雖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譖言及已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之懟乎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尺遂反）維躬是瘁（徂醉反）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鄭曰瘁病也　毛曰哿可也哀賢者不得言　鄭曰不能言言之拙也　李曰非出於舌之難出於舌則

躬受其瘁矣孔曰哀哉不能言之賢者意雖欲言言則忤物若出是舌小人患直將共害之

毛曰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　朱曰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　王曰言小人佞而獲福也又曰忠實之人辭不能自達而病其躬巧言之人以能曲折應變無所礙止而俾躬處休矣　蘇曰言之忠者世所謂不能言也常可人意者佞人之言也此世所謂能言也　朱曰言此所以深歎之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毛曰于往也　鄭曰棘急也　蘇曰人皆往仕耳曾

不知仕之急且危也何者幽王之世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於君而枉道者見怨於友此仕之所以難曹曰王以為不可使則是逆君之意故得罪于天子矣以為可使則是逢君之惡故怨及於責善之朋友進退皆不免豈不急且危哉君子以為寧得罪於天子也苟得罪於朋友則為小人之歸矣 孔曰朋友之道相切以善今從君為惡故朋友怨之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音司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王曰鼠思憂思也范曰凡物之多畏惟鼠爲甚 毛曰無聲曰泣血

蘇曰仕之多患也故君子有去者有居者不忍王之無臣與己之無徒也則告之使復遷于王都去者不聽而以無家辭之居者於是憂思泣血患其出言而舉皆疾之無與和之者故詰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爲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曹曰君子立於羣枉之中孤立而無與畏禍之深欲其來而助己也 范曰君子閔周之將亡故招其在下之賢者使遷于王都以係天下之心

孔曰以其拒己又責之云我所以憂思泣血欲汝還者以孤特在朝無所出言而不爲小人所見憎疾故思

汝爾何為拒我云無室家乎昔爾從王都出居於郊外之時誰復從汝作汝室也本汝自作之耳汝今若還王都亦可自作室家何當以無室為辭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小旻（密巾反）大夫刺幽王也

呂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言小者篇在小雅恐與大雅相亂以別之今大雅止有大明餘篇疑亡　蘇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

并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舊也 朱曰此詩刺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將致亂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音聿何日斯沮在呂反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其凶反

爾雅曰秋曰旻天曹曰郭璞曰旻愍也愍萬物之彫落也 毛曰敷布也 朱曰猶謀也 毛曰回邪也遹辟也 鄭曰沮止也臧善也 毛曰邛病也 蘇曰言天禍迅烈遍于下矣而王之邪謀終莫之改也李曰幽王不畏天禍偃然自若信用邪謀

朱曰或曰旻天疾威已敷于下土而王之邪謀益甚天之禍何時而止也 朱曰謀之善者不從其不善者反用也 朱曰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 曹曰王者舉措移陰陽動作關盛衰一嚬一笑尚不可不謹而况於謀猶乎謀國之道正直是與古人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公聽並觀擇善而從之無敢不用其至彼小人者謀止其身而不及國謀專於利而不顧義回邪僻適不知何時而止也謀之臧者出於君子而不見從謀之不臧者出於小人乃反見用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謀國如此亦甚病矣

潝潝許急反訿訿音紫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

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之履反）

蘇曰潝潝言相和也訿訿言相詆也（曹曰潝潝然相和者黨同而無公是訿訿然相毁者伐異而無公非爾雅曰潝潝訿訿莫供職也）朱曰具猶俱也

鄭曰底至也　王曰其俗如此亦孔之哀矣　鄭曰謀之善者俱背違之其不善者依就之　王曰謀猶如此則亦何所至乎至於亂而已

我龜既厭（於豔反）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鄭曰猶圖也　毛曰集就也　鄭曰匪非也卜筮數而瀆龜龜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謀事者衆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為不成訩訩滿庭而無敢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已當其咎責者言小人争知而讓過毛曰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　范曰當其發言盈庭莫不自以為能也使之執咎則莫適任患也　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孔曰謀而不行則於道不進言而無決則於事不成　曹曰謀之貴多斷之在獨凡謀于衆惟斷乃成今謀夫孔多而事不就者以其愚而無斷

也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朱曰先民古之聖賢也 毛曰程法也 鄭曰大猶大道也 毛曰經常也潰遂也 朱曰哀哉今之為謀不以先民為法不以大道為常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言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為異論其能有成哉古語曰作舍道旁三年

不成蓋出於此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方九反)民雖靡膴(火吳反)或哲或謀或肅或艾(音刈)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蘇曰止定也(范曰國雖靡止無所定也)膴大也(孔曰膴王肅讀為憮憮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憮喜吳反)丘曰艾治也(朱曰艾與乂同治也)朱曰淪陷也　鄭曰胥相也　蘇曰雖世亂民辟猶有賢者在焉苟能用之愚者可賴以皆濟也苟廢而不用而使愚者壅之於上則相與皆敗無能為矣譬如泉水苟疏而流

之則淤腐者從之而行苟不疏其源而瀦蓄之雖其流者亦相與陷溺腐敗而已

呂曰今國與民皆有善有惡謀而擇其善可矣乃無所分別則善者亦混而同於惡如泉流之清淪而爲濁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馮符冰反兢已冰反

毛曰徒搏曰暴虎徒涉曰馮河馮陵也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

范曰人皆知虎不可暴而河不可

馮而不知小人之不可不畏也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者懼之甚也左傳昭元年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美矣吾從之注義取非惟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公子圍　荀子曰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狎虎則危災及其身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此之謂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宛於阮反彼鳴鳩翰胡旦反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毛曰興也宛小貌　陸氏草木疏曰鳴鳩班鳩也

蘇曰翰羽也　毛曰戾至也　孔曰夜地而闇至旦

而明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董氏以為王基　蘇曰二人文

武也　歐陽曰此鳩雖小鳥亦有髙飛及天之志而

王不自勉强奮起曽飛鳩之不如以墜其先王之業

蘇曰君子憂傷念其先王有懷文武哀其業之將

墜也孔曰文武創業垂統有此天下今將滅亡故憂念之也我從夕至開發不能寢寐所思者惟此

文武二人將喪其業故思念之甚　曹曰宣王承厲

王之亂發夕至明憂勤不寐永懷文武之烈側身修

行遂以中興此未必皆出於天資事在勉强而已幽王不能勉强為善宣王之業復墜於地故詩人憂傷而念之也　東萊曰念昔先人憫周室之將亡念其開創之人也其人孰謂即文武二人也

人之齊聖飲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毛曰齊正也　孔曰聖通也　毛曰克勝也　蘇曰彼昏斥幽王也　陳曰富益也毛曰醉日而富矣　毛曰又復也　朱曰言齊聖之人雖醉猶温恭自持以勝所謂不為酒困也鄭曰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醉猶能温藉自持以勝　曹曰齊則整肅而不亂

聖則通達而不惑如是則雖惟酒無量而常能以温和自克矣　劉曰彼昏而不醒壹志于酒日増其甚故曰壹醉日富　王曰壹醉日富則用燕喪威儀而臣下化之天命將改大福不再矣故戒以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各則并戒其君臣也

中原有菽音叔庶民采之螟忙丁反蛉音零有子蜾音果蠃力果反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毛曰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孔曰菽者大豆故禮記稱啜菽飲水菽葉謂之藿公食禮云鉶羮牛用藿是也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陸璣草木疏曰螟蛉桑上

青蟲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螺蠃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 負持也

孔曰教誨萬民而言子者王肅云王者作民父母故以民為子 鄭曰式用穀善也 李曰上章既言天命不又故此申述天命無常之意 鄭曰藿生原中非有主也以喻王位無常家也 曹曰原中有菽莫適為主則庶民爭采之喻當是時將有善養人者人所歸之也 毛曰力采者則得之 鄭曰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 蘇曰菽生中原民無有不獲采者蟆

蛉之子蜾蠃負之以為己子興難也令王豈以天下之衆為王有也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將得而子也

題大計反彼脊令音零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毛曰題視也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　鄭曰載之言則也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止息邁征皆行也　毛曰忝辱也　歐陽曰告其速自改悔云譬如脊令且飛且鳴自勤其身不少休息前漢

東方朔云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鶺鴒飛且鳴矣令日月之行甚速不可失時陳曰日茲往矣月茲行矣日月不可易得王曰日邁月征所謂日月逝矣歲不我與王亦宜夙夜汲汲勉厲無忝辱於所生云所生者謂宣王也曹曰君子進德修業當終日乾乾如脊令然庶幾乎其可及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儻為玩歲愒日苟朝夕之安而不知警戒以自勉豈不辱宣王垂裕後昆之意哉

交交桑扈音戶率場仲良反啄陟角反粟哀我填徒典反寡宜岸宜獄握於角反粟出卜自何能穀

歐陽曰交交者叅離相亂之謂也　毛曰桑扈竊脂

也　鄭曰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

孔曰郭璞云俗呼青雀觜曲食肉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　淮南子曰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也

毛曰填盡也　鄭曰窮盡也　蘇曰岸亦獄也　劉曰穀善也

歐陽曰此下二章則言君子小人所苦以見舉國之人皆失所也　呂曰五章言下民無告六章言善人不安也　彼桑扈食肉之鳥今無肉以食則相與羣飛雜亂循場而爭粟有如國人失其常業而至於窮寡乃相與爭訟而入於岸獄云宜者謂其埶不得不然也　丘曰桑扈肉食者今循人之穀場而啄粟

喻肉食之貪也鄭曰我窮寡之人有獄訟之事無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求其勝負孔曰衰亂之世政以賄成史記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是貧者無財自救但持粟以求卜者問其勝負朱曰言握粟以見其貧窶之甚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王曰方是時也塡寡不能自直必矣則雖出卜自何能穀乎東萊曰獄事以輕為善以重為不善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之瑞反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毛曰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恐隊也董曰莊子以民木處則惴慄恂

懼如臨于谷恐隕也　鄭曰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　曹曰集木則憂摧折臨谷則憂隕越履氷則憂陷溺夫温則不暴以忤物恭則不慢以侮人惴惴小心則能下人而事之戰戰兢兢則又常戒懼而不忽然其畏禍猶如此則其危可知矣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弁步干反刺幽王也大音泰子之傅音付作焉

趙氏孟子注曰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

弁彼鸒音豫斯歸飛提提是移反民莫不穀我獨于罹力知反

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毛曰興也弁樂也鸒卑居又名雅烏 孔曰雅烏性生羣聚郭璞曰雅烏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鵯烏 孔曰此烏名鸒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鳥部立鸒斯之目是不精也 董曰師曠禽經有鸒斯非以為辭也爾雅亦曰鸒斯鵯鶋也 李曰揚子曰頻頻之黨甚於鸒斯 毛曰提提羣貌 鄭曰穀養也罹憂也 毛曰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臼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為后而放宜臼將殺之 鄭曰樂乎

彼雅烏出食在野甚飽羣飛而歸提提然喻凡人之父子兄弟出入宫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樂傷今太子獨不　李曰凡民莫不得以相養而我獨見棄於父母曾鸒斯之不如也　毛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趙氏孟子注曰親親而悲怨之辭也　吕曰反於己而無罪父母之不我愛何哉求其説而不得則不能無怨故所以怨者乃所以慕也　朱曰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辭也

踧踧徒歷反周道鞫九六反為茂草我心憂傷惄乃歷反焉如

擣丁老反 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敕覲反 如疢首
毛曰踧踧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也鞫窮也惄思
也 孔曰擣如有物之擣心也 鄭曰不脫冠衣而
寐曰假寐疢猶病也 孔曰疢首頭痛也 曹曰周官疾醫春時
有痟首疾 李曰以周道之平易而盡鞫為茂草見其國之
將亡也猶漢伍被謂淮南王曰臣將見宮中荊棘露
沾衣也皆預言之耳 劉曰昔者周邦道路有四時之朝宗覲遇車轍馬蹄蹤跡如掌
踧踧然坦平也今之諸侯無復來者故盡生茂草矣 王曰惄焉如擣言憂傷中

其心如此　朱曰精神憒眊至於假寐之中不忘永嘆憂之之深未老而老也劉曰因憂而驟老也疢如疾首則又憂之甚矣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音燭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朱曰桑梓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　王曰尊父故言瞻親母故言依也　孔曰屬連屬也　朱曰毛體膚之餘氣末屬也　王曰離麗也　朱曰裏心

腹也 鄭曰辰謂六物之吉凶 王曰言我初生之辰有所值故知謂六物也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服虔以為歲歲星也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 蘇曰見父母之有所植猶不敢不敬況於父母之無不瞻依也哉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獨無所離屬乎 毛曰父之所樹己尚不敢不恭敬 朱曰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屬于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乎 曹曰骨肉之親同氣異息疾痛痒痾其性惟均我獨不然 曹曰待父以教匪父則無所瞻待母以養匪母則無所依 孔曰太子為父所放爾非母放之而并言母者以人皆得父母之恩故連言之

朱曰無所歸咎則推之於天曰豈我生之辰不善哉

何不祥至是也

菀音鬱彼柳斯鳴蜩音條嘒嘒呼惠反有漼于罪反者淵萑音丸葦

淠淠孚計反譬彼舟流不知所届音戒心之憂矣不遑假音偉

寐

朱曰菀茂盛也　毛曰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

淠衆也　鄭曰届至也遑暇也柳木茂盛則多蟬淵

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蘇曰物之大者無所不容

而王獨不容其子令太子不為王所容而見放逐狀如舟之流行無制之者不知終所至者也王曰舟流者蕩漾而無所止也孟子所謂若窮人無所歸也劉曰初猶假寐此則不遑其禍亟矣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其宜反雉之朝雊古豆反尚求其雌譬彼壞胡罪反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孔曰斯辭也　毛曰伎伎舒貌　鄭曰雊雉鳴也尚猶也　毛曰壞瘣也謂傷病也孔曰爾雅云瘣木苻婁某氏曰詩云譬彼瘣木疾用無枝苻婁尪傴內疾瘣磊郭璞曰謂木病尪傴癭腫無枝條者　鄭曰寧猶曾也

鹿之奔走其埶宜疾而足伎伎然舒留其羣也雉之鳴猶知求其雌　蘇曰鹿走而留其羣雉鳴而求其雌物無不有恩於其親者親之不可去非獨以其愛亦以其助也今王獨棄后而逐太子兀然如壞木之無枝而曾莫之顧何也　王曰其憂如此王晏然莫知也

相（息亮反）彼投兔（他故反）尚或先（蘇薦反）之行有死人尚或墐（音覲）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音縕）之

鄭曰相視也行道也　孔曰墐埋藏之名毛曰墐路冢也孔曰墐於路傍故曰路冢左傳曰道墐相望是也　鄭曰君子斥幽王也秉執也　毛曰隕墜也　王曰兎見迫逐而投人人宜利而取之也乃或先之使得逃避劉曰兎為人所驅急投人人哀其窮則反驅者未至而先存之今俗猶言飛鳥入懷勿殺殺之不祥此投兎之比　行路之死人人宜惡而違之乃或墐之使免暴露者蓋惻隱之心人所宜有故也　朱曰幽王信讒棄逐其子曾視投兎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也

曹曰所謂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心術不可不慎也

君子信讒如或醻（市由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寄彼反）矣析薪扡（敕氏反）矣舍（音捨）彼有罪予之佗（吐賀反）矣

鄭曰醻旅醻也　孔曰醻酢皆作酬此作醻者古字得通用酬有二等既酢而酬賓者賓奠之不舉謂之奠酬至三爵之後乃舉嚮者所奠之爵以行之于後交錯相醻名曰旅酬此喻得讒即受而行之故知是旅酬非奠酬也　惠愛也　朱曰舒緩也究察也　孔曰掎者倚也畏木倒以物倚其巔也　鄭曰扡謂觀其

理也孔曰虵者施也言其裂而漸相施及觀予我也毛曰佗加也曹曰皆伏曰佗有加之義孔曰舍有罪而以罪與他人是從此而往加也孔曰幽王信褒姒之讒曾不思審得即用之如有人以酒相醻得即飲之幽王心不愛太子之故聞讒即逐不肯安舒曹曰讒說殄行君子之所當堲今幽王乃與之勤厚糾結如主醻賓然朱曰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毛曰伐木者掎其巔析薪者隨其理鄭曰倚其巔者不欲妄踣之析薪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以言今王之遇太子不如伐木析薪王曰伐木析薪非愛之也然亦不可以無理

言王以讒故遇己無理又伐木析薪之不如也曹曰伐木者必偏倚其巔不然則或傷人析薪者必隨順其理不然則或傷刃幽王之欲殺太子所傷多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者言以不舒究之故舍彼有罪之讒人而加己以非其罪此所謂無理也

莫高匪山莫浚蘇俊反匪泉君子無易夷豉反由言耳屬音燭于垣音袁無逝我梁無發我笱音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毛曰浚深也　陳曰由言言之所由發也　毛曰逝之也魚梁所以捕魚孔曰周禮䱷人掌以時䱷為梁鄭司農云梁水堰堰水而為𤟤

空以笥承其空然則梁者為堰以障水空中承之以笥　朱曰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　曹曰勿謂閨闈之言外人不可得而知　朱曰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于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讒譖也　陳曰王無輕發言小人之為讒者尚屬耳於垣壁間以窺伺之讒賊之生也亦伺君子之向背如何耳　東萊曰唐德宗將廢太子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也　王曰無逝我梁無發我笥者太子放逐而其憂終不忘國也　蘇曰

恐褒姒伯服之害其成業故告之以無敗梁笱猶谷風之義也 我躬不閲遑恤我後者無如之何自訣之辭 毛曰念父孝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七餘反 無罪無辜亂如此憮火吳反 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李曰悠悠言天遠大之意 歐陽曰且語助 毛曰憮大也 鄭曰已泰皆言甚也 歐陽曰慎謹慎也

大夫傷遭亂世被讒毀乃呼天而訴曰悠悠昊天為我父母我無罪辜而使我遭此大亂之世　李曰上天降喪亂亦甚威甚大矣然我其實畏謹無罪也朱曰此自訴之辭欲其察己也　曹曰昊天為人之父母所當以生育長養為得令人無罪辜也而亂降如此之大故呼天而訴之而怪其悠悠也

亂之初生僭側蔭反始既涵音含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市專反沮辭呂反君子如祉音恥亂庶遄已

朱曰僭始不信之端也　鄭曰僭不信也　毛曰涵容也　丘曰

君子幽王也　毛曰遄疾也沮止也祉福也　朱曰祉猶喜也

蘇曰小人為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　陳曰小人以不根之言撓動君子以嘗人君之聽否人君不為之別白遂致並蓄於胷次而涵之於疑信之間日月既久心志惑移猜忌之心不能不生猜忌既久則心所疑惑者往往以為有驗　朱曰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納之　鄭曰福者福賢者則謂爵之祿之也　則亂庶遄已矣　蘇曰若人君一日覺悟大有所誅賞如楚莊齊威之事則亂猶庶幾可止

也令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讒者益勝而君子病

也

君子屢力住反盟亂是用長丁丈反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

言孔甘亂是用餤言談匪其止共音恭維王之卭其恭反

鄭曰屢數也　毛曰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

也朱曰盟邦國有疑則殺牲歃血告神以相要束也　鄭曰盜謂小人也孔曰讒者

小人因以盜名之　毛曰餤進也　鄭曰卭病也　王曰不能

如怒如祉以明是非好惡而誣罔誕謾衆至則任賢

安能勿貳去邪安能勿疑既貳且疑豈免屢盟屢盟而不知反本此亂之所以長也李曰考之春秋如伯有之亂鄭伯與其臣下盟蓋盟者生于君臣相疑而致也君臣相疑不能察其實而但為盟誓適所以長亂矣 曹曰為其不信也是以有盟至于屢盟是盟亦不可信也穿窬之類伺隙抵巇以罔善人而君子信讒此亂之所以暴也 孔曰食之甘者使人嗜之而不厭險盜之人其言甚甘使人信之而不已曹曰盜能竊人之隱幽王初得不信之言容受而未發固已懷疑于胸中矣小人探知其隱而投之以讒言則發無不中是以其亂暴戾而難救也其亂用是之故而日益進

也　朱曰然此讒人不能供其職事李曰記曰為人臣止于敬止共即所謂止於敬者也徒以為王病而已曹曰夫讒言之行小人享其福而人君獨受其病

奕奕音亦寢廟君子作之秩秩音帙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七損反度待洛反之躍躍他歷反毚士咸反兔遇犬獲之朱曰興也　毛曰奕奕大貌　孔曰周禮注云前曰廟後曰寢則寢廟一物先寢後廟便文耳　朱曰秩秩序也　鄭曰猷道也　王曰莫定也　孔曰躍躍

然跳疾　毛曰毚兔狡兔也孔曰蒼頡解詁云毚大兔也大兔必狡猾又謂之狡兔戰國策曰東郭逡者海内之狡兔　孔曰遇犬者言兔逢犬則被獲耳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　鄭曰此四事者言各有所能也因己能忖度讒人之心故列道之爾　朱曰此章言讒人之心我既皆得之無所隱情而前後六句皆反覆此耳　曹曰奕奕大也秩秩常也猷道也莫定也寢所以聚室家廟所以寧祖考實宣王所營故曰君子作之也大猷大道之典常也丕顯文王之謨丕承武王之烈故曰聖人莫之也今幽王信用小人之讒則將壞寢廟亂典常矣晉

陸納望宮室而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耶此憂寢廟之類也漢汲黯數張湯曰何空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為此惜大猷之類也　陳曰寢廟天下之正位也大猷天下之大道也正位君子之所作大道聖人之所定今王若居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私心不生而小人之情狀自見矣故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荏而甚反染所主反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於虔反數

之蛇蛇以支反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音黃顏之厚矣

毛曰荏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　朱曰行言行道之言也　歐陽曰蛇蛇乃舒遲安閑之貌　鄭曰

碩大也　歐陽曰柔木比柔善之人王宜愛護使得樹立勿從讒邪傷害之也往來行言心焉數之云者謂往來行路之言焉足聽納於心也東萊曰善人易搖而難立護之當如護柔木讒言易入而難忘聽之當如聽行路之言人之聽往來行路之言者或歌或詈如風過耳心焉嘗數之乎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既不為其所惑坐見其情態也　蘇曰小人蛇蛇然徐為大言朱曰小人之情不可測安閒而為大言也　王曰讒人言巧其聽之可樂如笙簧然頑不知耻其顏厚矣孟子曰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此之謂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音眉無拳音權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市勇反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鄭曰何人者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　毛曰水草交謂之麋李曰左氏所謂吾賜汝孟諸之麋是也拳力也　鄭曰職主也　毛曰骭户諫反瘍音羊為微腫足為尰鄭曰居下濕之地故生微尰之疾　鄭曰猶謀也將大也　蘇曰時有是人也朱曰居河之麋則非高明爽塏之地也　孔曰既無拳力又無勁勇亦易誅除耳而敢主為此亂之階梯

也此人既脚骭有微之疾而足跗音敷有尰之疾爾假有勇伊何能為汝作為讒佞之謀大多汝所與聚居之徒衆幾何許人而能為此東萊曰詩人指讒人言曰彼何人也其居至陋其力至怯乃主為亂階況加以微尰之病則其所謂勇者亦何所至哉為謀雖曰大且多爾所居之徒幾何則為之謀者亦不衆也此非特賤讒人之辭蓋言其本易驅除特王不悟耳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而絕之

鄭曰暴也蘇也皆畿内國名　孔曰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則蘇國在溫杜預曰今河南溫縣是東都畿内也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葢子爵而為三公也李曰正猶祭伯祭公祭之所以稱伯者爵也稱公者乃三公也　王曰暴公為卿士而讒譖蘇公不忠於其君不義於其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作是詩絶之其絶之也不斥暴公也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譛也示以所疑而已葢交際之道其絶也當如此而已既絶矣又告之以及爾如

貫諒不我知欲出三物要之以詛而作為好歌以極反側不殆於棄言乎哉蓋君子之遇人也仁而不忮暴公之譖我則喪其本心諒不我知故也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我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為已甚也我豈小丈夫哉一與人絶則醜詆固拒惟恐其復合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鄭曰孔甚逝之也梁魚梁也在蘇國之門外蘇曰梁橋梁也說文曰梁水橋乃蘇公所居 朱曰彼何人斯不欲斥其人而言也孔曰其心孔艱其持心甚難知也 朱曰逝我梁則必過我門然而不入者其必有故矣既而詰其所從者則暴公也夫以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己也明矣段曰當其逝梁也其從之者誰乎惟云有暴公而已蓋其為譖也必有不可與人知者矣是以不容人之相從逝也下章所謂二人同行者乃是原己與暴公同事之時也即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之時也 呂曰託過門不入之喻以道其反側之情情之不直讒我必矣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音彦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鄭曰二人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而行見王誰作

以下原闕

之北何近之我梁

適亂我之心使我疑汝朱曰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值也今乃逝我之梁則適所以攪亂我心而已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紀力反行遑脂音支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況于反

鄭曰遑暇亟疾盱病也　孔曰極其情以疑之我止欲言汝之安舒而行乎亦不見汝閒暇而舍息止欲

言汝之急疾而行乎汝又閒暇而脂汝之車東萊曰謂汝行之緩乎何為不少舍息而見我也謂汝行之急乎何為復有暇而脂車也　朱曰今脂其車則非急也乃託以亟行而不及見我則非其情矣

鄭曰極其情求其意終不得壹者之來見我於汝亦何病乎蘇曰壹來見我于汝何病哉　朱曰盱望也字林云盱張目也盱豫悔三都賦云盱衡而語是也何不壹來見我如何而使我望汝之切乎

爾還而入我心易以豉反也還而不入否方九反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鄭曰還行反也祇安也　朱曰爾之往也既不入我門矣　丘曰儻爾還而入則我心平易無疑段曰爾還而入我心即為之平易則蘇公之怨良易解也其心之忠厚可知矣今還而不入謂不譖我則難知董曰過我門矣而不入雖曰不為譖害其可得而知乎　曹曰暴公之往也嘗過蘇公之門而不入矣容有可諉者比其還也而又不入則其心可知矣否難知者非有難知也　朱曰其或壹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　董曰是詩至此辭益緩若不知其為譖者

伯氏吹壎況袁反仲氏吹篪音池及爾如貫古亂反諒不我知

出此三物以詛側助反爾斯

鄭曰仲伯喻兄弟也　毛曰土曰壎竹曰篪　孔曰壎周禮小師職作塤古今字異耳注云壎六孔燒土為之爾雅釋樂云大塤謂之嘂郭璞云如鵝子銳上平底形似稱錘小者如鷄子釋樂又云大篪謂之沂郭璞云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八孔一孔上出徑三分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小師注篪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世本云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塤篪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篪嘂居弔反稱尺證反錘直危反　樂書曰壎之為器平底六孔水之數也中虛上銳火之形也壎以水火相合然後成器然以水火相和然後成聲故大者聲合黃鐘大呂小者聲合太簇夾鐘一要諸中聲之和而已先儒謂圍五寸有半長三寸有半蓋取

諸此篪之為器大者尺有四寸陰數也其圍三寸陽數也小者尺有二寸則全於陰數而已要皆有竅焉壎則六孔交鳴而諠譁篪則出于一孔而其聲清以辨也土王於長夏而壎土音也有伯氏之意焉竹王於仲春而篪竹音也有仲氏之意焉周官小師教壎聱矇播之笙師兼篪而教之詳於壎畧於篪者以壎主倡始不得不詳篪主和中而已不得不畧壎篪異器而同樂伯仲異體而同氣故詩人取以況焉　李曰世本古史考見此詩言伯氏吹壎仲氏吹篪遂為此說皆求詩之過也　如貫如物之在繩索之貫也　董曰如貫弁貫珠皆以繩結之　曹曰貫之為物異以為一　朱曰諒誠也　毛曰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　王曰出此三物蓋若鄭莊公令出雞犬豭以詛毛遂取雞狗馬之血以盟也蓋古盟詛如此也　孔曰詛小於

盟左傳襄十一年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逐陽虎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

蘇曰與女義如兄弟和如壎篪朱曰言其心相親愛而聲相應和也埶相次比如物之在貫鄭曰俱為王臣其相比次如物之在貫也女豈誠不我知而譖我哉苟誠不我知也則出犬豕雞三物以詛之可也孔曰出此三物以詛盟使讒否有決令我不疑

為鬼為蜮音或則不可得有靦土典反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毛曰蜮短狐也孔曰洪範五行傳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 陸疏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

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靦姑也孔曰說文云靦面見人姑而靦也然則靦與姑皆面見人之貌李曰國語曰面靦然注曰面目之貌後世用此句者以為愧恥其實非也鄭曰好善也孔曰反側者翻覆不正直之義歐陽曰汝隱匿形迹能使我不見不覺如鬼蜮之肆害於人乎曹曰鬼禍人而無形蜮射影而無迹我則不得而知汝今汝乃人爾日以面目與我相視無窮極不可隱藏我安得不知汝之譖我乎孔曰作此八章之善歌窮極爾反側之情王曰作是詩將以絕之也而曰好歌者惟其好也是以極

求其反側極其反側非惡之也有欲其悔悟之心焉爾　朱曰上篇先刺聽者此篇專責讒者耳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孔曰後宮稱永巷伯長也主宮内道官之長　陳曰詩名巷伯以寺人解之明巷伯即寺人也寺人被宮刑者蓋因讒而被刑也　呂曰寺人近習也近習日見于君然猶傷于讒則幽王之不明可知　董曰當幽王之世大臣傷于讒如蘇公小臣傷于讒如寺人孟子則上下其得以免乎兼列於此著其所以亂也

萋（七西反）兮斐（孚匪反）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音泰）甚

毛曰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 鄭曰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也（蚳直基反） 孔曰錦而連貝故知為貝之大釋魚說貝文狀云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曰餘蚳貝甲黃為質白為文彩餘泉貝甲以白為質黃為文彩陸璣疏云貝水介蟲也其文彩之異小大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今九真交趾以為杯盤寶物 鄭曰喻讒人集作己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 李曰喻讒人織其罪也 朱曰萋斐小文之貌貝水介蟲也有文彩似錦則文之盛也言因萋斐之形而文致之以成

貝錦以比讒人者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彼為是者亦已大甚矣

哆昌者反兮侈尺是反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蘇曰哆侈皆張也毛曰哆大貌說文曰侈張口也張曰侈者因物而大之名禮於衣袂半而益一謂之侈袂毛曰南箕箕星也鄭曰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孔曰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鄭曰適往也陳曰南箕之星本非箕張大其口以成其名爾貝錦南箕皆曰成是者我本無是實因萋斐張大以成之爾鄭曰誰往就汝謀乎

怪其言多且巧

緝緝七立反翩翩音篇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毛曰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劉曰緝緝言能縷析萋斐以成經緯也翩翩言念念為譖如高飛之禽翩翩不能自已也孔曰口舌緝緝然往來翩翩然謀欲為讒譖以害人李曰此言讒人之意惟欲譖人爾無它營為也陳曰譖人者自謂得意更宜保慎爾言王曰不慎爾言則聽者有時而悟亦謂爾不信矣

捷捷幡幡芳煩反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毛曰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陳曰捷捷儇利貌幡幡反覆貌

王曰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者上好譖則固將受汝然好譖不已則遇譖之禍既而遷及汝矣董曰譖人者人亦譖之使王好讒故得譖人以自逞然人誰不欲逞乎則其移于女也不久矣

曾曰謂爾不信既其女遷皆君子忠告之辭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毛曰好好善也蘇曰草草憂也王曰驕人好好

勞人草草者驕人譖行而得意勞人遇譖而失度其狀如此也　李曰呼天而告之曰察此驕人之有罪乎憫此勞人之無辜乎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必二反)豺(士皆反)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毛曰投棄也　說文曰豺狼屬狗聲　毛曰北方寒涼而不毛(孔曰擲于有北寒鄉使凍殺之)昊昊天也　朱曰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者甚嫉之故重言之也不食不受

言讒譖之人物所共惡也　鄭曰有北不受投畀有昊付與昊天制其罪也　孔曰緇衣曰惡惡如巷伯言欲其死亡之甚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

楊園之道猗於綺反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毛曰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孔曰釋丘云如畝畝丘李巡曰謂丘如田畝曰畝丘也　孔曰寺人字孟子　王曰楊園下地以況

卑人畝丘高地以況大臣欲陵畝丘則必道楊園言將譖大臣必始於卑人也　孔曰於時王都之側蓋有此畝丘詩人見之而為辭也　劉曰讒人罔極不獨譖己而已必將上及大臣骨肉但先自己始也故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其后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讒廢者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節南山之什十篇七十九章五百五十二句

毛詩集解卷十九